



【青未了散文征集作品】

## 感恩那些救命树

□王乐成

我的老家，在庙乡筷子胡同东首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俺娘头一次进婆家门，眼泪刷就下来，接着几乎晕倒：天底下，哪有这瓢大的家！

三间老北屋，不足十米宽，两间东屋加一猪圈，南北又十来米。是有点小，“三五个人站着，刚转过院来，”俺娘恨恨地说。俺娘娘家是大宅院，房子有三排，村里人一说东场院，就是指我姥姥家。

可就在这个小院子里，靠南墙竖着一盘磨粮食的磨，靠西墙，直立着一棵老榆树。我记事时，就一搂抱粗。娘上坡挣工分，嬷嬷(奶奶)戴着花镜纳鞋底，被关在老家的我，只能围着老榆树转。我抱抱老榆树，它并不友好，裂裂的树皮扎得我肚皮胸膛疼。树身不圆，上身甚至有些扁。我问嬷嬷，嬷嬷说，这树光顾着长身量，没来得及胖起来。

老榆树似乎对我不太感冒。可高高的树冠上，叽喳喳很多鸟。我就蹲在树下，看马尾勺跟喜鹊打架争窝，看小鹰子又赶走了马尾勺。有次夜里下大雨，风刮得没人腔，吓得我钻进嬷嬷被窝里。天明后，我在树下捡到一只粉嘟嘟、肉乎乎的小鸟。嬷嬷就拿碎棉絮铺在一只旧蒲窝鞋里，做成了小鸟的家。喂它面食儿，它吐了。嬷嬷说，它不吃死食，只吃小虫儿。我就去掏卷麻叶里的青虫子喂。没几天，有只大鸟从榆树上飞到北屋门口，喳喳叫。嬷嬷说，来找它孩子呢。嬷嬷让我把盛小鸟的蒲窝鞋放院子里石磨顶上，那大鸟就下来喂它，一天飞来好多次。又过了十多天，竟领着这长齐翅膀的小鸟，飞上了树。

清明后，老榆树就开花了，满满一树翠绿的榆钱儿。嬷嬷就用长杆绑了镰刀，割下结满榆钱儿的枝条，我撸一把嚼嚼，甜甜的。嬷嬷给我做榆钱面糊糊，黏黏的，滑滑的，我和弟弟喝个肚儿圆。又拿玉米面拌了榆钱儿，上锅蒸榆钱窝窝头，好香，好香。那香味儿，直馋得邻居小伙伴们流口水。

初夏起热风，榆钱儿飞落。落得人满头院满地。嬷嬷边扫边念叨：榆钱儿落，日子好过；榆钱儿飘，福气驾到。有时，望着飞落的榆钱儿，嬷嬷双手抱拳，念叨说，等榆钱儿都变成了钱，你大爷的病就有救了，就能给你大爷娶上媳妇！可榆钱儿一直没变成钱，而我病蔫蔫的大爷，终于没能等迭，在又一个榆钱儿飞雪的初夏，孤独地走了。

又是一个春日雨后。院子西墙根下，冒出一片嫩芽芽，还头戴灰白的榆钱儿帽子。这该是我家老榆树的孩子吧！细看，磨道旁，土墙顶上，也活泼泼着榆树孩儿。两场雨后，榆树苗儿蹿了一拃多高，我就拔来喂兔子。娘说，别糟蹋了，栽到湾沿园子里吧。娘领着我俩，剥了榆树苗儿，栽到了园子的边沿上。园子紧靠着北湾，给小树苗儿浇水方便。后来，每当放学，拔完猪草，天近黑，顾不得吃饭，提着油漆桶改的小水罐，去浇那些成活下来的榆树苗。

当时，大爷去世后，我嬷嬷就住在了东园里。那儿盖了三间新土房，原是准备给大爷娶亲成家的。如今想来，我嬷嬷是会打谱张，又有一定审美眼光的人。她给我大爷的园子里，西窗下栽种石榴，象征

着多子多孙；东窗下，栽着牡丹和木槿，预示着花开富贵。园子西首是棵大枣树，还有李子树，那是早早立子之意。东侧一棵苹果，取的是平安吉祥，还种有三棵桃树，春日里桃花灼灼。东南角猪圈前，一棵秋桃树后，旺长着一丛香椿树。香椿芽炒鸡蛋，老香椿叶揉咸菜，这香椿是百姓待客的美味佳肴。靠南墙，是两棵老楸树，当地楸木质坚硬有韧性，称得上当地的花梨红木。嬷嬷说，这两棵老楸树，给你大爷娶亲打橱柜。靠西还有棵碗口粗小楸树，嬷嬷嘱咐，留着给顺(我的乳名)娶媳妇。呵，嬷嬷园里的树木，各有来历，都有安排。可惜的是，凡事皆有定数，人算不如天算。大爷人一走，娘就说，那两棵老楸树，谁也别动，预备着给老娘百年后做寿材吧！我爹还是动了，他作主卖了那楸树，给我嬷嬷付了治痲病的药费。

上面说的是老家的东园。这靠近北湾的小园子，园西沿着多棵歪歪斜斜的槐树，都不很成器。园子里本是嬷嬷和大爷种青菜的地块。我想在园子里种树，嬷嬷不依，说，这小园子怪，树不是长得空心，就是长歪扭了，不旺树，还是种菜吧。

可自打我大伯离世，嬷嬷的身子更弯了，弯得像个虾米。患痲病的她，走几步就咳嗽一小阵，天天砂锅熬苦药喝，再也种不了菜地。我娘就接了过来。好地块，种了萝卜、白菜、山药和腌咸菜的辣疙瘩；生土多的薄地，就撒了人青和灰灰菜种子，水一浇，一片新绿。

那个年月，家家缺粮少柴，多种些菜，就饿不着肚子。穷人最怕春脖子长，日头长，肚缺粮啊。缺粮的春上，地里的菜接不上力，就指着树上的叶和花。槐花、榆钱、楸花、柳花、白杨芒子、榆叶、槐叶、杨树叶、桑叶、地瓜叶都是吃头儿。杨树叶，桑树叶苦味浓，就放大锅里，开水煮了，盛进大缸发过来，掺上玉米或瓜干面蒸菜蛋，当饭吃。解放前那年，我嬷嬷家、姥姥家甚至都吃过榆树皮，吃得肠胃干结。园边园沿上，多种能救急活命的榆树苗，全家老少自然不反对。那时候，抬水、提水浇菜浇树，成了我们兄弟们的游戏项目。比赛看谁提水跑得快，浇得多。哗哗的水声里，眼看着，蔬菜绿油绿，树苗们拔节长。几年后，我们兄弟还趴在湾沿上捞鱼摸蛤蟆呢，这榆树苗儿却像吹了气般疯蹿，猛然间高过了我们，让我们们仰视才见！

二十年后，西园的榆树们，粗的成了房梁，粗树枝也长成了房檩条。望着父亲生前帮我们兄弟张罗的三所大瓦房，我花白头发的大爷说，还是种树托福大！是的啊，接受树荫庇护最大的，是我们兄弟。我兄弟们的宅院，除去砖瓦，支撑那些房子的，可不都是儿时种下榆树们的筋筋骨骨。

往后的日子，托了改革开放的福，不再缺粮少油盐，还告别了平房，住进了花园锦簇、绿树成荫的高楼，由土里刨食的村民，成了进厂务工的社区市民——这日子，可是蘸着蜜水吃甘蔗啊。可榆钱儿一直是百吃不厌的家乡菜，更是忆苦思甜的钟情物。

我嬷嬷、大伯、父亲，都如老榆树上的叶子，随着时光的风，飘然逝去；老园里，那葱葱郁郁的老榆树，也没了影儿。可他们和它们，却以另一种姿态，立在了我和家人的心里。

【幸福笔记】

## 生活究竟需要多少附属品

□刘宇

因为准备搬家，两个月前老公就开始陆陆续续地往新家倒腾东西。经常今天一个箱子，明天一个包裹，把那些认为暂时不用的家什都搬了出去。也会在收拾的过程中逐渐淘汰很多平时舍不得扔的东西，断舍离此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

慢慢地，现在的家里只剩下了一些生活必需品。昨天心血来潮，又把家里做了一次大扫除，东西少了，自然好打扫，而且空间显得前所未有的大。

看着整洁而略显空荡的房间，我突然心生感慨：家里少了那么多东西，可一点没耽误我们正常生活，反而因为杂乱东西少了更显得有序和整洁。

所以问题来了，我们的生活，真的需要这么多附属品吗？到底什么才是我们生活所追求的本真？

无疑这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，从吃穿到各类消费品，只要你想拥有，基本都能满足人的各类物质需求。所以我们每天被各类物质消费刺激着、包围着，购买的欲望没有因为得到满足而降低，反而大大提高。衣服自是不必说，有多少衣服尘封在衣柜里N年也得不到“临幸”；有多少套化妆品直到过期了也没有拆开包装；更有堆积如山的日用品和食品；完全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买回去的工艺品、装饰品；已经更新又不忍舍弃如鸡肋般的各类电子产品……

还有自己本不需要，可是

别人有我也得有，否则显得我没有面子、显得我比别人落后的攀比品，比如房子和车子。攀比的结果是房子越买越大，车子越买越豪华，可是，这真是我们生活所必须的吗？

人的欲望是永远没有止境的。所以，尽管我们现在衣食无忧、生活富足，可我们仍然不快乐，我们永远不满足。因为，有人比我们拥有的更好，有人比我们拥有的更多……

所谓良田千顷不过一日三餐，广厦万间只睡卧榻三尺，生活，本该越简单越好。我们的精神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人心本来应该是简单而快乐的，可是多少人却心灵蒙尘，一生为名利所牵绊，心被层层包裹，已经找不到生而为人之的初衷和根本。看过电影《心灵奇旅》，很受触动。这部动画片探讨了一个深奥的哲学问题，人为何而生？为了寻找和实现远大的目标？为了轰轰烈烈？为了万众瞩目？都不是，概括为一句话：“人为生本身而生”。

能让人生丰富而有质量的，能让我们感动的火花，从来不是物质和名利这些身外之物。而是那些只有柔软和敏感的心才能感知到的每一个瞬间：秋天里的一片落叶，冬日里洒在身上的暖阳，和家人一次愉快的旅行，和父母一顿温馨的晚餐……

无论生活和心灵，都不需要那么多的附属品，它掩盖了生活的真相，迷惑了我们的初心。愿我们都能做自己的主人，卸下负累，撕去伪装，轻装前行。

【落英缤纷】

## 栀子花开又落

□李函澄

路过一家花店，淡淡的栀子花香，不清不烈，就在我鼻间徘徊，呆住了。买了一束，满眼的芬芳，低头嗅，不知，她现在身在哪个角落。

那年才几岁，夏天，送到乡下爷爷奶奶家，一切都是陌生的，蜷缩在楼上的小房间里，外面的孩子欢快的叫声，挠着我的心。透过小窗，一个孤独的女孩看见了我，一惊，拉上了帘子。

隔天中午，我鼓起勇气下去找她，她还在那个地方，孤身一人。小心翼翼地凑去打招呼，她猛地抬头，眼里露出惊喜的光，又局促不安地抓着衣服。问她的名，脸突然涨红了，轻轻摇摇头。奶奶出来了，她飞似的逃了。奶奶疑惑地问，“你们认识？”我摆摆手，又随即问起她来。“她叫小蔓，生来就是个哑巴，父母离异，跟妈妈在一块生活，她妈也得了重病，家里全靠小蔓维持。”末了，奶奶叹了口气，望着她跑远的背影，“这孩子也不容易，知道她不会说话，别人都不愿意跟她玩，嫌她麻烦。”听奶奶这么一说，我好似读懂了那道光，里面有受宠若惊，有惊讶，还有，自卑。

又是一天，我直接去了她家里。远远就看见小蔓在河边

盛水，她也看见了我，罐子差点没拿稳。我跑过去，她慌张她打着手势，“你不怕我？”我坚定地摇摇头。

小蔓知道这个村子所有好地方，她知道哪里可以采到新鲜的蘑菇，哪里可以抓到蚰蚰。夜晚，我们跑到小溪边捉萤火虫，一会，就一人提着一盏小灯回家。

一次，她带着我去到一条小河边。河的两岸，铺满了栀子花，风一吹，水哗啦啦地流，衬着叠放的乳白的小花，从娇嫩的花蕊，散发出一缕芬芳。我望望小蔓，此时，她的脸庞，就像这纯洁的花一样，白哲，干净，散发着希望的光辉。

妈妈来接我了，临走的那一天，我和小蔓又去了小河边。小小的栀子花，轻轻摇着，最后的芬芳，留作我最后的想念。

在车上，抱着小蔓给我的栀子花，花香弥漫，眼泪掉在花瓣上，晶莹剔透。我们许诺了，下次，还要见。

再也没有下次了，小蔓的妈妈去世了，她爸爸把她接走了。我和小蔓，从此天各一方，而那条两岸铺满栀子花的小河，因建设被填平了，爷爷奶奶也住到了城里。

但我忘不了，忘不了那缕芬芳，忘不了小蔓。栀子花开又落，你，闻到了吗？